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一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

知所以成已而無非辟之侵則誠之在已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已矣知所以成已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爲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辟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已者不期行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爲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已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

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爲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爲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已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已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已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爲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行之信謹一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爲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掩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爲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爲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魄之相爲生死陰陽之相爲消長非僻之習一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尚何有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貴爲襲以重其足在車聞和鸞之音行步聞珮玉之聲盥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

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天下此固
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
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
己以安百姓且日羅必照物雷必遍聽必兩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不之有臺苗之有
驕盈之氣一臺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尚何有於
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資化育而不居智協天
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覆彼謙沖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
自而作則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為德也茲不曰不
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由乎言行之經而至於萬世由乎己之誠
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
而知夫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考之
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
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
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
五則夫君德者非二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
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
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為矣切嘗稽之其舜好問而好
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謹為如何納伯益儆
戒之辭則罔有忘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闢邪存誠
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為如何考其
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
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為九二之爻蓋舜
之田漁時也今槩以為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
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
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何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義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立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往而不大吉哉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哉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戾取禍者蓋亦不疑躐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烏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黃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爲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麗之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所麗之中正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爲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

之義雖然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繙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士終以周致太平曾疆以啓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垂釣乎磻溪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嗟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黃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顏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顏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吾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為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為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太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為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為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礼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為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為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　肖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已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聖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蓍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鎮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辭用備非人之所可及未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蓍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蓍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浮虛說也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涓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闡而揭之蓍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人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蓍以立卦蓍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尚安得

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乎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變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變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興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蓍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蓍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欲窮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配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乃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言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夜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游傲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已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下而聖人亦爲不可及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不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

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爲謀之鄉士鬼爲謀之蓍龜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特一己之智能而謂人莫己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觀蓍龜爲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勿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與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其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者乎夫天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

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舊裁成輔相之任乘參贊燮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衍是繩余繆是糾廟焉蓍龜揲祐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爲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無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爲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堯曰大舜有大焉而其所以爲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廟堂

之上都焉而吁嗟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矣此相似者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大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併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聖人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者高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爲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一

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爲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攷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爲謀雖不出於己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狥人之說以勇於光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倜儻方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曀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

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元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元齡策自常情觀之元齡不失爲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爲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奕秋中枰而輟奕少下於奕秋者必不能以舉其棊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畧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二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稱述功烈其辭諄複駸駸乎佞譽誣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

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衒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者人之無識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發放股肱之臣身獲叢脞之任智慮力竭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爲之心激發其敢爲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者矣爲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illegible]以知人也彼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敝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況其處心積累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爲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弊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發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數者特一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詡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讙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誤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

足以正逢君之罪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貌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陽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貌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貌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貌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是爲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昏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也此益切而益明哉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謂責天下獨以爲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後之性說實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

千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輪於九折之坂指迷塗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爲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爲病而已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爲貴之說乎

智者術之原論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奇殊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事情犂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矣名之尊奚說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焉乎詭譎姦詐之場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

實其說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逭而愚又幸智之說由是而益明也世之罪洪者常以其飯脫粟爲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忌善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逭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洪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由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洪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洪之說亦智之幸

也洪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僞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蔕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洪之說乎鑠金爲刃凝土爲器爲網罟爲耒耜爲宮室棺槨爲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爲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壅輕重得失之常而洪欲以其私術爲之乎語稱堯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壅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爲之則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能者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韓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於待救之時也乃欲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道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老氏者得其一本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

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絶學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與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汚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爲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墻之不暇其又何汚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爲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爲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辨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不能不爲其疑似所惑故辨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辨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洪之說亦智之辛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必有其意疑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爲不知兵卻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卻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卻陽爲非辯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略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知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差殊見而優劣論也抑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略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絶神變不可方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咄其辯此亦難乎其爲臣矣然而自謂比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可得而窺議哉又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爲不可及與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

政一本作
光

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強欲以辯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流慶之若又有使其謀之善而必爲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遼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槩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政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揔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天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眞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倉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

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墨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當繁勢厚則奸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祕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吾右夫射者舉之知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甚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下請

者寧奉以禀入故督商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无異於目前至瀕冲瞿戰不敢隱監法嚴於柝五寺而地无遺入歲鑄母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飯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駁足豪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振救行而蒙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潤檢校出以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歛雖罷而鹽榷與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焉是以予之而国不之嗟乎創殘之餘而蠲敵之甲未解也飢疫之後而鎮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支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国不蹟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国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時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敝而責負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

則韋堅王鉷楊国忠之倫無耻敗国甘如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礼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实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張說之輩字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国用不足之責居乖如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以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学雖自如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快之者也其如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与而誰与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国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瑄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学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挾而責以有司之事當可也人君悅而專任之將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国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乎不傷国者未始不与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学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管晏曾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有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禀其人默其口而啖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鉷国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享無窺於孔孟毋徒為侈說以蹈義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

二而後世一之者不根之說肩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欲歧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辨也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以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也但有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辨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后言也強弗交之世至於頑嚚狡很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明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皋陶必命皋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于无刑皋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慝刑暴亂為事也然其復於辭者曰御眾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爾雖性輕曰予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為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為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為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羲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為用文錦覆檀穽彼其寬猛之說其為誣而設階穽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皇夔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

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爲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辨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爲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於而遷就其說者然若夫周措刑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問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擬以遂其任發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嗚呼蓋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爲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理非實亦彰彰明甚而書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政優優之言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申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辯其非是以祛武帝之惑顧乃遷就其說而不之辨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徒充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法興繡衣之吏出罔密文峻而姦宄愈不勝吾於仲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爲宣帝之雜霸又轉而爲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爲政者也堯舜舜一起而誅四凶魯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

夫大舜孔子寛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慢怠頗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愜於理蓋亦曰吉甫爲宰相若中外有倣逆淫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逭者蓋亦明論其罪若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反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皐陶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憲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矣其後十頃勸帝峻刑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憲宗曰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illegible]者尚鑒于此哉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旨焉惜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生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與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嚴理寛亂之論著於崔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寛猛孰先之問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鞭笞之累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眞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吉甫于頔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于朝者未必非德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興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君德輿則不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哀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皐陶之休禹以是拜昌益之言湯以是優代雪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

囚至于穆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輿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囂囂然與物爲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爲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万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撫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爲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此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言也切嘗其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鄧之陳則鄧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氏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豪鳩之巢不足以當高鴞之遺石拈楊之美不足以試鏌鋣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潴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鄂也有賤丈夫焉奮劒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

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躰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躰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狥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特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特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躰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蟄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猛兕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聲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躰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躰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夫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登華岳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李幾不能立其門墻蓋正已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乎剛克燮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為道也內外合躰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蚤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伐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祚猷之道終究非求勝也時也虞平舞而苗格周畢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祳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

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譏焉耳矣顧爲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汗反走則亦將舍所享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墻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爲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爲術又有得於翕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爲蘇張之縱橫流於法者爲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爲孫吳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柔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包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爲役而欲肆其胷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